

在我写这篇报告回顾福岛之旅的时候，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了 7.8 级地震，一时之间哀鸿遍野、满目疮痍……人间惨状，令人闻之落泪。我无意站在上层视角上，高屋建瓴地就此指出“国家/社会/个人应该如何提升抗灾能力”，抑或反思“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灾难，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”，长叹一句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，只是单纯想起在福岛看到的那些灾后留下的断壁残垣，或许灾难的阴影从未离开过头顶的天空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是极其幸运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猛烈的地震灾害，就连轻微的地震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新奇的事。在中国，人人常常夸奖日本有非常完善的防灾措施，日本人从小就进行防灾演练，呼吁大家向日本学习提高防灾意识，尤其是在 2008 年那场震动中国的汶川地震之后。遗憾的是，尽管体验过几次中学组织的防灾演练，现在的我在回答“当地震发生时应该如何做”这个问题时可能还是要不及格了。我只记得 2011 年 3 月 11 日后，我家附近超市里的“盐”被抢购一空：人们相信盐能够减少核辐射对自己的伤害。大多数人对于地震的态度是“大震不用跑，小震跑不掉”，这样随意又有些“乐安天命”的态度或许折射出了中国人对待因不可抗力造成的灾难的态度：生死有命。这样的态度是在对最坏的结果的预设的基础上形成的某种乐观。日本完备的防灾措施和防灾教育则反映出基于独特的地理条件，建立在人类强烈的忧患意识上的“人定胜天”的意志。

地震是新奇的，但是死亡不是。福岛的见闻将“死亡”这个永恒的话题再一次抛至我的面前。如蜉蝣一般渺小的人类，在自然的力量面前脆弱不堪。如果生活尽是这样的“不确定性”，如果是我经历了那场山崩地裂、巨浪滔天，又该如何面对死亡？于我而言，死亡最可怕的地方莫过于被迫与“重要的人”和“未竟之事”告别，而非肉体离开世界本身。

在“成为追忆”后才懂得珍惜可能是大多数人的共性，而对死亡的忧虑则能够提醒我重视“人与人之间的联结”，珍视那些来之不易的缘分。就像在「すずめの戸締まり」里，女主角在“关门”的旅途中所遇到的人，或许都化作了她内心温暖的力量和奇妙的联结。

死亡之于“未竟之事”无非是给予平庸而安于现状的自己奋不顾身乃至孤注一掷的勇气，去拥抱未知的色彩带给自己的惊喜。认真地度过每一天，不留遗憾地活着，或许才是面对死亡和意外的底气。